

冰凌的無花果(一)

方鳴



謹以此文，紀念冰凌先生從事小說創作和文學活動五十周年(1972-2022)。

1.

1978年初，丁巳年，隆冬大寒，一個無夢之夜。雪滿前村，月色空明。無花果樹影下的那間低矮平房，晚霜初肅。窗櫺上沾滿了冰花，像貼滿了無名氏的畫，又像貼滿了古人的詩。是誰說，水寒風似刀？又是誰說，心隨雁飛滅？

燭火搖曳，把一個伏案書寫的知青也映成了窗影。年輕人正在創作一篇新小說《無花果》，小說的題詞便是一個詩人的輕吟：“我永遠不會有一瓣花朵，花只開在我的夢里。”

這個年輕人，就是後來聞名文壇的那個旅美作家，本名姜衛民，筆名冰凌。那一年，他才二十二歲。我能想見冰凌的年少目光，清亮如玉，貞婉如冰，又有幾分懵懂，幾分游移，幾分青澀，幾分憂鬱。

從十六歲創作處女作開始，冰凌就已經寫出了數十篇小說，又紛紛投往天南地北的文學刊物，卻屢投屢不中。不知道一次，《無花果》的命運會好些嗎？

明月照積雪，北風勁且哀。冰凌緊緊地裹了裹外套，還是覺得窗外冷氣嗖嗖，寒意陣陣襲來。

風月何嘗負少年，而今回首總悽然。

他還年輕，夢想對他很重要，可是這一夜，卻是無夢。好在，他還有昨日的夢想，還有夢想的記憶。他當然記得，他所敬仰的魯迅先生寫的一段文字，比夢想都重要，比夢中的無花果的花朵都寶貴。

1919年，也是一個天寒雪殘的冬夜，風刀霜劍，冷氣襲人。筆名唐侯的魯迅滿懷股憂，寫下了一篇文章《我願中國青年都只是向上走，不必理會這冷笑和暗箭》。一個甲子都要過去了，先生的文字卻依然在雲空飄盪：

願中國青年都擺脫冷氣，只是向上走，不必聽自棄者流的話。

能做事的做事，能發聲的發聲。

有一分熱，發一分光，就令螢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中發一點光，不必等候炬火。

冰凌就是按照先生所說，有一分熱，發一分光。他想着，每寫一個字，就是發一分光呢。寒風侵肌，但他絕不涼夜自寒，終於，一篇小說就要寫成了，末了，他又落筆了一行催人淚目的句子：

媽媽……這是您栽的……無花果……

這幾個字，拖在小說的結尾，如怨如慕，如泣如訴，又若斷若續，若明若晦，恰似魯迅所說的螢火一般，卻是，孤光一點螢，今與夕風輕，霎時便照亮了黑暗的屋角。

待到春夏，麗日駘蕩，千紅萬紫安排著，一種清孤不等閑。



1974年，冰凌在上海虹口公園魯迅塑像前留影。



1975年，冰凌到福州郊區新店公社鵝峰大隊插隊落戶。



1978年，冰凌回城到福州電子管廠當工人，每天下班後就在家寫小說。



1985年，冰凌做為福建法制報記者，前往泉州採訪。



2014年，冰凌陪母親在巴厘島度假。

2.

雖然天寒，但冰凌的筆下卻是一個夏天的故事，也許，他不想讓讀者也像他一樣遭受刺骨的冬寒。所以，小說的開篇便是二字：“夏了”。我呢，也漸漸沉浸在他的暖暖的文字里。

夏了，但這又是一個怎樣的夏天呢？

他開始描寫門前的無花果：

門前的無花果，挨着菜莖的枝上，結出卵形的果子，嫩綠嫩綠，一捏，軟乎乎的，果尖上開了口，是果子熟了。該摘了。

無花果也叫映日果，又叫文仙果、奶漿果、品仙果、紅心果，只結果，不開花。雖然無花果並不開花，但卻可以開在誰的夢里。故而，無花果，原來只是映日果、夢之花。

這是一株孩子的無花果樹，孩子生下來時，樹便栽下了，和孩子同齡，伴隨着孩子一起成長。孩子餓了，便找媽媽摘下無花果吃。可是，突然有一天，媽媽走了。那一年，孩子剛剛四歲。

果子熟了，可是，媽媽呢？

“我要媽媽！”

此時，暖暖的文字已化作淚水。原來，這是一個淒情的童年故事。雖然小說里的無花果熟了，嫩綠嫩綠的，可是，風窗下的冰冷，已經潛入冰凌的筆底，寫出來的夏日文字，便只是冬日的寒涼。

孩子長到九歲了，媽媽在哪里呢？一天，孩子跑啊，跑啊，去尋找媽媽：



美國“中國作家之家”第一家住家。(攝影：沈世光)

跑到林場後山的頂峰，爬上一棵大松樹，抱着搖搖欲折的枝干，向北邊，盡力望去，除了一層

層濃淡不等的山，和緊連着的空濛濛的天，其他什麼也望不見。他慢慢下樹，一時間仍抱着樹身，不願鬆手……

看不到媽媽，孩子就摘下無花果，那是媽媽的栽下的無花果，他捨不得吃。他想着，拿着無花果，一定就能回到媽媽的懷里。終於，孩子出遠門了，提了一籃無花果，去找媽媽。

冰凌通過孩子的無花果，寫孩子對媽媽的骨肉依戀，竟令人無語凝噎。媽媽是孩子生命的原點，而媽媽種下的無花果樹，根系永遠聯結着孩子和媽媽。母子情深，兒女情長，不知魂已斷，空有夢相隨，除卻天邊月，沒人知！



1998年，美國“中國作家之家”挂牌儀式上，嘉賓剪綵。



1998年，全美中國作家聯誼會常務副會長沈世光先生在美國“中國作家之家”挂牌儀式上致歡迎詞。



1998年，中國駐紐約總領事邱勝雲大使在美國“中國作家之家”挂牌儀式上致賀詞。



1998年，嘉賓在美國“中國作家之家”挂牌儀式上合影。右起：著名華裔記者、作家趙浩生教授、全美中國作家聯誼會副會長兼美國“中國作家之家”主任凌文璧女士、中國駐紐約總領事邱勝雲大使、文化部原部長、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當代文豪王蒙先生、全美中國作家聯誼會常務副會長沈世光先生、全美中國作家聯誼會會長冰凌先生。

3.

冰凌小說里的氣息，極具魯迅小說的情味。冰凌寫孩子尋找媽媽，竟如魯迅尋回故鄉。未老莫還鄉，還鄉須斷腸。冰凌一遍遍地讀過《故鄉》，那是他最為傾心的文字：

漸進故鄉時，天氣又陰晦了，冷風吹進船艙中，嗚嗚的響，從篷隙向外一望，蒼黃的天底下，遠近橫着幾個蕭索的荒村，沒有一些活氣。我的心禁不住悲涼起來了。

魯迅的筆下，分明就是冰凌寫作時的寒涼情狀。只是，冰凌在小說中，寫的卻是“夏了”，“果子熟了”，“結出的果子，個更大，一咬，肉質更嫩，果味更甜”。

冰凌一如魯迅，寫出了人間太多相似的痛點。魯迅回到故鄉，侄子宏兒“遠遠的對面站着只是看”；而冰凌的筆下的孩子終於找到了媽媽，也是“愣愣地站着，生根不動”。

但是，媽媽猛然大叫一聲，張開雙臂，撲了過來，一把抱過孩子……

《無花果》的故事雖然簡單，卻鬱結，悽然，酸楚，悲愴。我曾經問過冰凌，是否有過如此痛徹心扉的童年記憶？他坦率地告訴我：沒有。這倒是與我預先的設想大不相同，令我不禁有些許迷

惘。
我又在設想，在冰凌故鄉的老屋窗前，是不是也種着一棵無花果？但也不是。冰凌告訴我，他出生在上海，在九歲離開上海去福州之前，一直生活在蘇州河邊的河濱大樓上，用他的話說：“過着不着地氣的生活”。

只不過，年幼的冰凌和《無花果》里的小主人公一樣，也有過生活的變故，因為爸爸媽媽去了福州，便被寄養在同樓的一對老夫妻家裏。那一年，冰凌也是四歲。而冰凌回到爸爸媽媽身邊，也是九歲。童年的生活經歷，對一個孩子的內心不可能沒有影響。

而且，在冰凌插隊時的住房前，也真的種着一棵無花果樹。

1975年，十九歲的冰凌去福州北峰農村插隊，生活沒有希望，寫作寄託未來。山山寒色，絲絲殘照。然而，他窗前的無花果樹，和小說中的媽媽栽下的無花果樹一樣，枝枝蔓蔓，青果纍纍，隨風披拂，瑟瑟有聲，注視他，陪伴他，寄情他，召喚他，那是他最初的文學意象。

他曾經告訴過我，他年輕時喜歡馮至的詩。我知道，馮至曾被魯迅稱為“中國最杰出的抒情詩人”，馮至有一首詩，詩名就叫《無花果》：

看這陰暗的、棕綠的果實，
它從不曾開過鮮紅的花朵，
正如我思念你，寫出許多詩句，
我們卻不曾花一般地愛過。

年輕的冰凌，在他的超意識或潛意識的寫作中，無花果無疑是一個獨特的文學符號，既混沌而又神奇，既朦朧而又本真。因而，無花果，一定是冰凌生命中的一個映畫，一個情結，一個觀



照，一個隱喻，一輪水中月，一朵夢之花。

1997年，冰凌在新澤西州歡迎中國作家代表團訪問美國，與中國作家代表團團長、中國作家協會書記處書記、外聯部主任金堅范先生(中)交流，達成了中國作家協會與全美中國作家聯誼會開展中美文學交流的合作協議。左為全美中國作家聯誼會顧問姜衛國博士。



2002年，在耶魯大學舉行的歡迎中國作家代表團訪問耶魯大學的宴會上，中國作家協會書記處書記、文藝報總編輯金堅范先生發表演講。



1999年，在中國駐紐約總領館，冰凌與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博士合影。



1999年，全美中國作家聯誼會在紐約一碟鹽飯店舉行記者招待會和歡迎酒會，歡迎中國著名文學評論家趙遐秋、曾慶瑞夫婦訪問美國。



2002年，中國作家代表團在美國“中國作家之家”門口合影。(未完接下頁)